

中华远古先帝大传系列

# 神羿大传

李亚东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中华远古先帝大传系列

# 神羿大传

李亚东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羿大传 / 李亚东著. — 郑州 : 河南人民出版社,  
2018. 1

(中华远古先帝人物大传系列)

ISBN 978 - 7 - 215 - 10118 - 0

I. ①神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传记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8800 号

---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 450002 电话: 65788067)

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 / 16 印张 23.5

字数 288 千字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定价: 200.00 元



## 人物简介

东王公 神羿之师，神界第一射手。

神羿 天界翼天官之子，神界除其师东王公外第二神箭射手，被玉皇大帝封为巡天天官。

甜妹 神羿师妹，曾为神羿情侣。

嫦娥 神羿之妻。天生丽质，华美无比。生性聪慧，声音甜蜜。  
神见神爱。

玉兔 天界石生神兔，通神性，嫦娥依命伴侣，身怀岐黄之术。

务成子 尧帝之师。

大风怪 原为天神，下凡后仍怀布风变身之术。尧时行恶凡界。

九婴 头生九首，怀有施火喷水之功。尧时行恶凡界。

逢蒙 神羿之徒。

**吴刚** 原是凡界的凡人，后因学仙有过，被玉皇大帝贬谪在清冷月宫长年伐树。

**河伯** 名冯夷，又叫冰夷。原是普通凡人，后来人们传说他或因渡河溺死，或因服八石之药，或因服食水仙而成为水神。他是一位风流潇洒的漂亮男子，面孔白皙，身躯颀长。



# 目 录

- 一、西天寻师 / 1
- 二、恩师面命 / 15
- 三、甜妹添凶 / 30
- 四、神羿赴征 / 45
- 五、虎精设陷 / 58
- 六、神羿斗恶 / 71
- 七、嫦娥失亲 / 85
- 八、黑熊施恶 / 98
- 九、玉兔为媒 / 112
- 十、喜结连理 / 126
- 十一、神羿生怒 / 137
- 十二、赴斗巴蛇 / 149
- 十三、羿射金乌 / 161
- 十四、青丘除恶 / 172
- 十五、神羿历险 / 183
- 十六、恶怪命终 / 194
- 十七、九婴逞凶 / 206
- 十八、凶水诛恶 / 217
- 十九、神羿授徒 / 228
- 二十、夫妻震惊 / 240



神羿大传

中华远古先帝大传系列



二一、逢蒙害师 / 252

二二、神羿西上 / 263

二三、怪生情爱 / 276

二四、羿得神药 / 287

二五、嫦娥奔月 / 299

二六、吴刚求爱 / 311

二七、嫦娥恶名 / 322

二八、路遇知音 / 334

二九、河伯兴兵 / 345

三十、神羿丧命 / 356

参考资料集萃 / 366



颛顼与共工大战之后历经数代，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便进入了辉煌的尧舜时期。在这一时期里，除了尧舜的故事值得如前重笔浓抹，还有神羿与嫦娥的动人故事值得工笔细描。

对于羿，有两种说法。一说羿又叫后羿、夷羿，是传说中夏代东夷族首领。原为有穷氏部落首领，名羿，善于射箭，推翻夏代统治，夺得太康的王位。不久因喜狩猎，不理民事，被家众杀害。

另一说则为神话传说中的羿，人们也称他为后羿。但他生活在尧时，那时十日并出，禾稼枯死，猛兽长蛇为害。羿射去九日，射杀猛兽长蛇，为民除害。我们说的后羿则是这后面的一位，为了将其与夏代的后羿区别，我们故以神羿名之。

我们所以称这位后羿为神羿，是因为他是天界二十八宿之一翼星官的儿子。二十八宿，就是司掌天上星界的二十八位星官。如果把偌大的天界区分为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方位，那么它们就恰好每七位星官司掌一方。

由于司掌每个方位的七位星官的排列形象不同，有的排列如苍龙，有的排列似白虎，又有的排列若朱雀，还有的排列像玄武，神界便用苍龙、白虎、朱雀和玄武四象，对应于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方，每个方位用一象喻之。

于是，二十八宿以北斗斗柄所指的角宿为起点，由东向西便排列成了这个样子。东方苍龙：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。北方玄武：斗、



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。西方白虎：奎、娄、胃、昴、毕、觜、参。南方朱雀：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。翼星官，便是司掌南方朱雀星区的七宿星官之一。

神羿出生之后便非常神之像，他生得长脸如削，英俊勇武。凤目剑眉，闪烁慧气。身材壮硕，聚有撼山填海之力。浑身上下，透溢着凛然正气。他不仅生相如此，其性格也与相貌一样，从小便专爱做扶弱惩强，主持正义之事，并决计为此苦习一身硬功，以期长大之后惩除恶者，伸张正义，匡扶社稷。

加之其父翼星官早就看出，神羿是块习武的好料，因而在其出生不久，便开始对其进行苦心雕琢。小神羿那时虽然口不能言，但却心地灵慧一学就会。转眼时过数载，已把翼星官身怀神功学习殆尽，翼星官对之既喜又奇。

喜的是神羿年纪如此幼小，领悟接受能力却是如此之快。这样学习下去，将来定可习练得神功被盖神界。心奇的是，神羿为何怀有这样高过常神的领悟接受能力，对之深为奇异！

奇异之余，翼星官看到神羿正气满胸，如果再能练得一身被盖神界的武功，定为神界一大栋梁。于是他便去说动其他二十七宿兄弟，择其独有的神功绝技教授神羿。翼星官的其他二十七宿兄弟，也都看到神羿聪慧过人，正气满腔，便全都把其独具神功绝技悉心教授给了他。

神羿又得到二十七宿叔叔伯伯悉心教授，其后习练倍加用心刻苦，长进更是日渐精进。因而转眼时过数载，到其八岁刚过之日，已是练得般般神功齐备，样样武技娴熟。并且犹对射技独有造诣，达到了盖过包括其父在内的二十八宿星官的境地。其父见之更喜，其二十七宿叔叔伯伯也对之赞不绝口。小神羿则更对其将可练得被盖神界之功，充满了雄心壮志。

“父亲，”为此这日，神羿见到翼星官有暇，便上前询问道，“孩儿的射技是否被盖神界了？”

“黄毛小儿，乳臭未干，”翼星官突闻神羿口出此言，顿然大为气恼训斥道，“不知神界广大，就敢口出如此狂言！”

翼星官以为神羿此言是其傲了狂了，故而心生气恼对其训斥起来。其实神羿并非骄傲生狂，而是心怀大志却因年纪幼小不知神界广大，以向其父询问射技的绝高境界。目的是如果自己已经达到了这一境界就再精练之，未达到就再设法求教之。

“父亲此言正是。孩儿正是因为年幼不知神界广大，”为此神羿受到父亲训斥并不气恼，当即道，“询问射技的绝高境界以期达到之，并非孩儿骄傲生狂。”

“不，孩儿射技距离被盖神界差得远着哩！”翼星官闻听神羿言之有理，不是为其学得之技骄傲生狂，而是追求更高目标的有心询问，便不再气恼，道，“俗言天外有天，神外有神。孩儿尚且年幼，所见仅如井底之蛙，还须努力啊！”

“那么请问父亲，”翼星官此言正合神羿之间，神羿便随之又问道，“那天外之天究竟有多高，神外之神又有多强呢？”

“孩儿，这就让为父不好回答了。”翼星官闻听神羿此问，“哈哈”一笑道，“好吧，就拿射技来说吧，你射出的箭能够穿石洞金吗？”

“孩儿之箭当然不能穿石洞金，距之远着哩。”神羿聪明伶俐至极，闻听父亲此言立刻知道神界射技的绝高境界，为射出之箭具有穿石洞金之力，便立即回答道，“但父亲此言是否讲说，神界射技此为绝高，有神射技这般是吧？”

“是的，神界射技绝高若此，有神身怀如此射技。”翼星官不知神羿深问之意，肯定道，“孩儿距之遥远，今后切不可口出妄言令别个耻笑，仍需依旧矢志苦练不息！”

“那么父亲，身怀如此绝技之神是谁？”不料翼星官刚刚言说完了，八岁的神羿却顿然激动万分继续深问道，“他现在居住何处？”

“怎么，询问这些做什？”翼星官仍是不解神羿追问之意，只是对其激动之态奇之道，“难道孩儿是想前去求之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翼星官此言恰正说到神羿心里，神羿随之道，“孩儿为了练得被盖神界绝技，决计前去求之。”

“如此切切不可！孩儿年纪幼小，”翼星官闻听方知神羿此番话语之意，即言道，“在家随父与你其他二十七宿叔叔伯伯练习，已经可以了。”

“不，父亲。孩儿习练六年武技，如今最爱射技。”神羿闻听道，“而且孩儿今日射技已经盖过父辈二十八宿，再在家中习练岂能会有长进？”

“孩儿虽然言之有理，但孩儿尚且年幼，远行不得。”翼星官闻听，知道自己再说也是无法说动神羿，便接着道，“因而孩儿只要练好基本功，日后再求绝技亦不为迟。”

“不，父亲。您不是常常教导孩儿，功是童子功，要孩儿趁着年幼抓紧苦练嘛，”神羿毫不退让道，“可如今父亲怎么又说，孩儿日后再求绝技也不为迟呢？那么孩儿今日之功不练，日后再求神功不成吗？”

“孩儿，为父不是不让你前去。”翼星官实在想不到八岁的神羿思想竟然这样成熟，一席话说得自己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起来。但他为了劝阻神羿，即又开口道：“而是那身怀射技之神东王公，居住在距此遥远的西荒大山之中。”

“远隔万里又怎么样，”神羿闻听父亲终于对他讲了身怀绝技之神及其住处，便不待其父说完立刻打断道，“不过行走时日长些罢了！”

“不，路远些是可以多行几日。但只是东王公虽然身怀绝技，”翼星官立刻否定道，“却在神界无不知晓他从来秘不示于别个之规。因而孩儿即便前去见到了他，又岂能学得其技？”

“那样孩儿求学不得，”神羿听到这里，也不禁心中一时犯起难来，道，“不就射技永远不能被盖神界了吗？”

“不仅这样，东王公又为神界有名的大隐者，谁也都不知道他住

在西荒大山哪座峰上哪道谷中。”翼星官继续讲说道，“其所住西荒大山广阔三万里，峰耸谷裂，千山万壑。孩儿即使到了山上，又到哪里去寻找得见啊！”

“这有什么难的！只要东王公大师隐在山中，”神羿这时已从刚才骤闻父言，东王公技不示给别个的犯难情绪中解脱出来，因而闻听父亲说到这里，即不示弱道，“孩儿就是磨破脚板也定要找到！”

“再说，孩儿也难以去到西荒大山之上。西荒大山周围，有广阔万里的溟海包围，”翼星官则依旧向下讲说道，“海中居住着成群结队的妖魔鬼怪，十渡九死啊！你小小年纪，岂能渡得此海去到山中？”

“父亲，这样孩儿则就非要前去不可了。常言道不吃苦中苦，难得甜上甜嘛。”神羿听了，则决心弥坚起来道，“孩儿为了求师学艺，不历万般险，岂能求得高师赐教。求得高师赐教如果那般轻易，孩儿怎么还能技高被盖神界？”

“孩儿不必再与为父言说此事，”翼星官本是要劝止神羿之想，却想不到他越劝神羿决心越坚，听到这里无奈只有坚决阻止道，“为父是不让孩儿前去的！”

“父亲，你怎能做出这种决断呢？你不是经常教导孩儿，练武练武，不仅要苦练技艺，而且要磨砺心志吗！”神羿则坚心不泯道，“为此，孩儿前去西荒大山寻拜高师东王公，求取射功绝技，要经万难历万险，不正是磨砺孩儿之期吗！父亲这样阻拦孩儿，叫孩儿何去何从呢？孩儿实在弄不明白了。”

翼星官听到神羿讲说至此，也实在是无可奈何了。是呀，神羿之言全是自己昔日所教之语，可这时他却违反此语之意执意阻其西去，则就正如神羿所说，是完全背弃了自己先前之教呀。

这样，此后又实在使年少的神羿不知何去何从，对神羿有百害而无一利了。为此无可奈何之余，翼星官末了还是只有痛下决心，不去违背自己平时之教，同意神羿西去求师，道：“那么，孩儿真的不怕千

难万险吗?”

“父亲,”陷入绝望的神羿突闻父亲此言,听出内有松动之意,心中顿然转喜,急不可待道,“孩儿从来不打诳语。”

翼星君这时所以同意神羿西去,是他无奈之余心中想到,生来奇异的神羿或许生来有缘,能够拜得东王公为师,真的能够成为被盖神界的第一射手。但他仍是担心神羿年幼,途中多险,闻听神羿不怕历险之言即又询问道:“那么,如果溟海之中妖魔鬼怪出而拦之,孩儿怎么对付?”

“孩儿身怀二十八宿父辈教授武技,并有盖过二十八宿父辈的射技,遇到那帮妖魔鬼怪拦阻,”神羿毫无惧色道,“孩儿便轻则武功对之,恶则神箭射之。孩儿坚信,定可制胜那帮妖魔鬼怪!”

“如果孩儿最终虽然寻到了东王公大师,”翼星官听到神羿言之有理,便又询问道,“但东王公技不相示拒而不授,孩儿岂不空走此遭徒历万险?”

“常言只要心诚,石头也能开花。孩儿前去苦苦求之,就不信孩儿之情打不动东王公大师之心。”神羿闻听铿锵道,“再说,如果东王公大师实在不授,则是孩儿没有射技盖世之缘。那样孩儿虽然空奔此遭历经万险,但也心满意足了!”

“孩儿去吧,但愿孩儿能够马到成功,拜得东王公高师,求得其神技。”翼星官听到神羿说得头头是道,这时终于同意下来道,“但只是途程遥远沿途多险,父亲圣命在身不能陪送孩儿前去,沿途只有孩儿自己留心了。”

“父亲答应了孩儿?”神羿闻听父亲此言心中大喜,急忙“扑通”跪地拜着,就要起身西去道,“孩儿谢过父亲了!”

“慢,孩儿尚且年幼,”翼星官见之放心不下,即又开口拦阻道,“不曾远游,沿途之上父亲实在放心不下……”

“父亲不必再行叮咛,孩儿沿途之上定会相机行事的。”神羿这时既已求得父亲应允其西去,便为求取东王公绝技对父亲再拜而去

道，“请父亲放下心来静候佳音，孩儿定不会让父亲失望的！”

翼星官见之，一直遥送神羿去到踪影消失，方才又在后悔不该让其西去和为之担忧的心境中，无奈返身回府而去。神羿离开其南方居地一路向西天奔来，虽然他是腾云驾雾向前行进，但那万里路程也实在遥远无际。

因而但见他奔啊奔呀，越过一重重山，跨过一道道水，万般异景眼底收，千种奇象抛身后。转眼已是向西行进十数日过去，本想快要到达西天边沿了，开口一问却是刚刚走出千余里路程。

这是因为，天上的路程像地上的路程一样，地上的路程依人的脚步而算，天上的路程则是依神的腾云驾雾之能而定。因而天界万里远非地上万里，而完全是另一种神界的概念。为此神羿虽然腾云驾雾西行十数日过去，却仍距西天十分遥远。

“怪道父亲劝阻于我，竟然这般遥远难行。”神羿年幼没有行过远路，闻听此情不禁一愣心中暗叫道：但他并不气馁，心中依旧充满着快快奔到西天，寻到高师求得绝技的急切之情。只是心惊自己行进太慢，这样还须数十日方可奔到西天。

焦急之中，神羿只有奋力加快腾云驾雾的速度，以期早日奔到西天。但见他奔啊奔呀，又是跨过千山万水，奔走了近两个月时光，这日终于来到了茫茫西天神界。

西天神界是如来佛的居地，这里神界广阔，众神熙攘。神羿不知西荒大山坐落在西天神界何处，询问之后方知此山坐落在西天神界的最西部边沿。他求见东王公心切，便又一路穿过西天神界径向西荒大山奔来。

神羿在途又是奔走月余时光，这日终于来到了其父所言包围西荒大山的万里溟海岸边。遥望茫茫溟海，神羿更知其父劝阻之言不虚。但他前去求师心切，便不怕溟海之险，决计渡海前去。

“小神不可前去。此海广阔万里，腾云行程月余，小神身力岂济？”于是他求问于海滨之神，此海怎渡，被问之神见他小小年纪要

渡溟海，连连摇头道，“乘筏渡此溟海，十渡九亡。大神尚且那样，小神岂可妄为！”

神羿闻听此答皆如其父先前所言，但是求艺心切的他，便不顾被问之神的好心劝阻，立刻寻到一只渡筏，自己划着径向苍茫溟海深处渡去。岸边众神见之，齐声高喊要其返回，他却如同未闻，头也不回，径向海中渡去。

神羿独自划动木筏向溟海深处渡来，早惊动了居住在溟海之中的众妖诸怪。他们全都知道这年少神羿是他们未来的死敌，射技被誉为神界的第一射手到了！为此便不放神羿前去西荒大山，全都要把他杀死在此溟海之上，使他学技不成，除掉他们未来的克星。

为此他们纷纷聚拢到神羿渡筏之下海水之中，一阵计议起了杀死神羿之法。

计议之中，众妖诸怪首领鲨鱼精率先道：“我们一定要除掉他，不然他学成之后，就没有我等妖魔鬼怪的自由之日了。”

“这神羿既然是未来神界的第一射手，”海马怪接言道，“我们焉有除掉他之能？众神定会佑护于他。”

“我们管不了那些，只有除掉他才能保住我们日后有好日子过。”鳄鱼怪闻听大怒道，“有神前来佑助于他，我们众妖诸怪就一起上，与之大战一场也要除掉这个小子！”

“好，大战一场，除掉宿敌，”众妖诸怪闻听鳄鱼怪此言，齐声喊叫起来道，“以保我们未来的好日子。”

“好，我们就按鳄鱼怪兄弟说的去办，一起上，杀灭神羿！”鲨鱼精这时即言道。说着，便领众妖诸怪一起露出水面，向筏上神羿杀来。

“神羿小儿，你前去不成西荒大山了！”鲨鱼精引领众妖诸怪，眨眼便把神羿所乘渡筏，团团包围在了正中。一边挥动手中恶铁杵向神羿打来，一边口中大叫道，“你的死期已到，我们众妖诸怪怕你死得寂寞，一起为你送死来了！”

“小神与诸位妖怪素昧平生，”神羿眼见此景，耳听鲨鱼精之言，顿知自己身陷在了厄境。但他惊怕之中也不怠慢，先是开口大声对之道，“无怨无仇，诸怪为何害我？”

“那我就叫小儿死个明白。今日我们不杀死你，”杀到近处的鳄鱼怪闻听，对神羿“嘿嘿”一笑道，“日后你就会杀死我等，因而我等岂能容你。”

神羿听到这里已知言说无用，无奈只有与之誓拼一死。于是他即不怠慢，拈弓搭箭“嗖”地一箭，便射向了杀来的鳄鱼怪心窝。神羿射技盖过二十八宿，对付这般妖魔鬼怪当然绰绰有余。因而只见鳄鱼怪随着神羿之箭“飒”地射到，已是“啊呀”一声大叫，箭透胸膛死于非命。

鲨鱼精众恶见之大怒，急齐声吼叫着凶狠十分地向神羿杀来。神羿这时则更不怠慢，只见他“嗖嗖嗖”一阵箭雨射出，已是把鲨鱼精、海马怪诸妖射杀一片。剩余妖魔虽众但看到神羿如此厉害，也顿然全都不敢上前送死，随之一阵逃散而去。

神羿见之，遂继续向前渡海而去。此后，由于溟海众妖诸魔皆已领教了神羿的厉害，所以虽在背后使坏，却也不敢再行邪恶杀上来。加之神羿本该成为神界第一射手，故而他向前渡海漫长数月时日过去，终于历尽艰险靠上了海岸，来到了西荒大山脚下。

神羿见之高兴万分，但随着他也犯起难来。他举目看到面前的西荒大山，果如其父所言广阔三万里，东王公大师身在何山之上，该向何处才能寻到高师呢？因而高兴之余，他当然犯难。

突然，神羿看到一位小童向他面前走来。正愁的神羿想到俗言：鼻子底下是大路，自己正好上前去向小童询问。于是他立刻迎到小童面前，深施一礼道：“请问神兄，可知东王公大师住在此山何处？为神弟指引前行路径。”

“你问东王公大师啊，他住在天柱峰上，”出乎神羿预料的是其刚问了，那小童便开口回答道，“距离这里仅有三日路程。往那里走。”

小童的回答顿把神羿说得惊愣在了那里,因为他刚才以为这小童小小年纪,不一定会知道东王公大师,也更不一定会知道东王公大师的居处,自己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询问于他。他想不到这小童竟然回答得如此清晰,为此他还以为是这小童对自己妄言呢!

于是惊愣之余,他又甚为不解若依小童此说,自己此来为何恰好到达距离东王公居地近处,又一问便得到小童明示呢?不解至此他又想到,这也可能正是自己的缘分,而且从小童的神态看也对自己不欺。为此他便忙欲施礼感谢小童,却见小童不知何时已经去得没有了踪影。神羿心觉一阵遗憾,遗憾之余便即依小童所指,一路向天柱峰行去。

神羿巧遇小童指引确实是缘分,因为作为未来的神界第一射手,他正该有这样一段经历。即涉万里路到西天神界,渡溟海到西荒大山,得到小童指引拜得东王公为师,求得绝高射技。

而且东王公也并非如同神羿之父翼星君所言,是神界皆知的射技秘不相示者。相反东王公却是冥思苦想收得高徒,将其绝技尽数授受。但只是经过旷古年月,收授徒儿虽然众多,却没有一个能够学得其神技真谛堪称其徒者。

东王公为此甚为这些教不成才的徒儿为耻,便把他们全部羁留在山中谁也不准离去,便使得神界传出了东王公射技秘不示人的讹言。如此东王公不得高徒心中正在焦急,这日突闻心腹小童来报说:“师父,师父梦中所盼高徒神羿,真的到了。”

“真有此儿?”东王公闻听心中一喜道,“他到了哪里?”

原来,东王公前夜刚刚做了一梦,梦见八岁的神羿小儿浮海求技而来。自己教之有成,不久其射技便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炉火纯青境地,成了功盖神界的第一射手。

东王公做罢此梦心中奇异,便对身边心腹小童讲说之后,日日焦待或许此梦果会成真。不想时间刚过一日,便听到心腹小童此报,他当然心中大喜急忙开口询问起来。